舟山日报
ZHOUSHANDAILY
海潮 文艺
2024年12月23日
星期一
值班总编:董佩军
一版编辑:王 菲
视觉/版式:虞君明
审 读:胡洁松
二版编辑:庄列毅
版式设计:汪菲菲

心香一瓣

忆往事

□一颗黎子

前几日，在短视频网站上偶然看到温州顺溪特产——黄年糕，一时间，勾起了我一段大学时候的回忆。

时间一晃近20年了，当时我读的是美术专业，艺术生日常的花销比普通高校生要多不少。刨去每月买各种画材，剩下的生活费少得可怜。那时父母正面临双下岗，给人打着临时工，每月却要把一个人的工资打给我。很多时候，我不敢向家里要钱，常常靠吃泡面度日。

好在我们宿舍附近，有一片未开发的空地，大小石块胡乱堆叠，黄土马路尘土飞扬，饶是这般光景，还硬是被商户用塑料布隔出了一间间小摊。吃食、生活用品、二手书籍、外贸服装、自行车……卖什么的都有。

我和同屋两位室友经常光顾一家中年夫妻开的砂锅摊。老板瘦瘦小小，略显腼腆，一副老实巴交的模样，老板娘矮矮胖胖，风风火火，忙前忙后，干活十分利索。我们为了省钱，基本上就点一份两块五毛的素砂锅和三碗白米饭。偶尔稍有富余，就加两根油炸的鸡脖子，三人分着吃，算是沾了个荤腥。老板夫妇从没有因为我们点便宜菜而嫌弃，总是笑脸相迎，而且常给我们多加些菜和油豆腐，空闲时也来和我们拉拉家常。

日子虽然清苦平淡，但小小的砂锅摊给了我们些许寄托。下了课，就知道要到那儿吃饭，从经常去，变成了日日去、顿顿去。渐渐地，竟生出了那么点回家的感觉。

临近年末的一天傍晚，我们照常去摊上，依照惯例，点的还是素砂锅和三碗米饭，可那天老板送了我们一盘他们家乡特产——黄年糕，说让我们尝尝鲜。可能是年糕散发的香甜气味勾起了我胃里的馋虫，或许是那淡淡的黄色特别温柔，总之我吃得很香。至今还能回忆起黄年糕入口时的软糯，咀嚼时又带了点米的糙感，却不粘牙。筋道的米香滋味在口中散发开来，连带着桂花和芝麻的香气，久久不散。

老板娘忙完了，在一旁坐下，看着我们吃。随后告知我们，那片地可能要盖楼了，今天是他们最后一天营业。嘱咐我们要好好学习，好好吃饭……说着说着，大家有些沉默，大概是吃了他们家这么久的饭，有了些感情吧，气氛伤感起来。我的两个室友已有些哽咽，而我使劲嚼着嘴里的黄年糕，想要牢牢记住这个味道……

这时突然起了风，一时间棚子外飞沙走石，老板回头手忙脚乱地扯下半片塑料布挡风，老板娘站起身急忙拉上装卤味的柜门，我们三人也伸手遮挡桌上的饭菜。塑料棚被风刮得猎猎作响，头顶的橘色小灯使劲摇晃着，锅里烧开的水升腾起氤氲的雾气，包裹住了棚内的暖意融融，也包裹住了我们心里的淡淡愁绪。一阵忙乱间，短暂的尴尬被化解，老板娘又开始抱怨起天气，如往常般招呼着我们吃饭。仿佛之前的声声叮咛并不存在，我们也只是吃了一顿最最平常的晚饭……

新学期开学不久，那片地就变成了平整的新马路，再也看不到任何塑料棚和烟火气。那些生活的气息，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化作了流年里消逝的痕迹。包括老板夫妇的面貌，和我想牢牢记住的那盘黄年糕的滋味，最后都沉淀在岁月的细沙里，溜走了大半。只有彼时温馨的画面定格在了那个寒冷的傍晚，一如时间恩赐给我们的独特记忆。

人与人之间的相遇，最终都会成为离别，人与人之间的温情，也都敌不过时间的流逝。唯有感谢，那些出现在我生命中的人们，为我串联起温暖的小灯，伴我一路生花。

海边人家

来了就上

□海尧

透过一丛丛蔷薇密密匝匝的花序，我看见一幕比蔷薇更生机勃勃的场面。一溜儿小伙子，着一色的深蓝服装，正热火朝天地训练着，口号声铿锵有力整齐划一。他们攀援上一座10多米高的小楼，然后嗖地跃了下来，敏捷得像常年在树枝上晃荡的猴子，迅猛如冲下山的威武雄狮。

有一次，天还是青灰的朦胧色，山脊与云层之间的分界刚刚露出鱼肚白，我早起晨练，路遇五六个身着橘红色服装的消防队员从一个村子里鱼贯而出，其中一名队员手里提溜着一条丢盔弃甲的黑蛇，长长的蛇身远看像粗粗的绳子，高昂凶悍的头颅低垂着。

这是一群有故事的年轻人，我这样想着。

见识过他们顶着烈日出警，呼啸的车子里一晃而过坚毅凝重的脸庞；无险情的日子里，看见他们在桂太长河边训练，消防车上碗口粗的水管吐着水柱，他们则像出鞘的干将莫邪剑，气势如虹，寒芒逼人。

我很想写一写这些年轻的队员们，火场是战场，警报是命令。很想了解当尖锐的警笛响起，面对熊熊的烈焰，他们怀着怎样的信念闯进火场。社会称他们为最美逆行者，但他们自己又是怎么想的。是职业的使命感？还是对生命的敬畏？他们的职业生涯中又曾经历了多少刻骨铭心的记忆？面对生活和职业的冲突，他们又该如何平衡？一身蓝一身橘红的队服下，隐藏着多少爱与奉献，多少舍小家为大家的敬业精神？云淡风轻的日常背后是怎样壮怀激烈的浓郁情感？

这种渴望酝酿了好几年，特别是经过巍峨的大门，高耸的训练楼，看见“金海路消防救援站”几个大字的时候，渴望愈加强烈。

九月末，十月始，我终于如愿走进慕名已久的“金海路消防站”。一切都很新鲜神圣。一辆辆消防车瞪着铜铃般的大眼睛，威猛高大的车身，像一个个巨人矗立在我的眼前。整齐的装备，如闻鼓声跃跃欲试的战马，蓄势待发。

接待我的是俞指，他是衢山第一批消防队七勇士之一。板寸头，腰杆直，说话谦逊。

他简单介绍了衢山消防队的情况。衢山镇第一支政府专职消防队2001年成立，当时只有7名队员。2018年1月合并于岱山县消防大队，正式编制为“金海路消防救援站”。

荣誉室里挂满了锦旗，摆满了奖杯和奖状。寥寥数语背后是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故事，是劫后余生的庆幸和感恩，是生死之战的凯旋，是一次次的坚定守护，是汗水、是奉献、是无悔、是认可。俞指轻轻地在旁边补了一句：“因为好几次搬迁，许多锦旗奖状可惜遗失了，还有一些放不下收藏起来了。”是的，有多少面锦旗，就有多少次的天灾人祸，就有多少次与死神相搏，就有多少次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。

问他：怕吗？答：“当时也没想怕不怕，来了就上！”来了就上！我嗅到了这位老兵骨子里的血性。来了就上，面前是火海；来了就上，面前是伸手不见五指冷风刺骨的黑夜；来了就上，直面的是风暴的漩涡；来了就上，前面是酷暑烈日高温。来了就上，警情就是命令。

俞指当过四年的消防兵，入职衢山消防队，直到如今。小岛寂寥，青春激扬，当搬迁的风暴席卷整个小岛，何去何从是个两难的命题。留下？离开？坚守？放弃？诸多建议，答案只在心中。情感的天平不停摇摆，不管选择哪一方，终能平衡。“鱼我所欲也，熊掌亦我所欲也；二者不可得兼，舍鱼而取熊掌者也。生亦我所欲也，义亦我所欲也；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者也。”孟子在《孟子·告子》中如是说。俞指想必在心中也纠结了一段时间，他也最终取义，继续留在衢山尽职消防工作。他说：“我们是在做好事，所以有意义。”芸芸众生中皆为沧海一粟，朴实无华的话语掷地有声。这位消防指战员的形象在我心里高大威武了起来。有同样经历的还有郑恩成先生。

刚跨进消防站大门的时候，一阵急促的铃声骤然响起，我心里一紧，呀，赶上队员们出警了？俞指笑着解释说，不是出警的铃声，是午休起床的铃声。我暗暗吁了一口气。想必大家平时吃的是囫囵饭，睡的是囫囵觉，你永远不知道警报会在什么时候响起。

短暂的会面与交谈，我不敢太长时间打扰，也许在下一刻警报声就响起了，这些安素守常的队员们就像一只只迅疾的猎豹出击，去排除险情，守护平安！

匆匆离别，心中默念：好人一生平安！

刺耳的消防警报再一次呼啸而来，又呼啸而去，夜晚战栗了下，终又复归宁静。有他们守护的夜晚星光璀璨月色皎洁！

我在海边读书

在海边遇见最好的自己

□盛家飞

人生当中，有两件事总让人觉得无比美妙，一件是阅读，一件是看海。倘若这两件事能够同时相遇，在海边摊开一本自己喜欢的书，我想，那将是美妙之上又增添一层浪漫的氛围，让人想想就觉得十分美好。终于有一天，这个愿望得以实现。

在海边，踏上礁石，摊开一本路遥的《人生》。耳听海浪翻涌，眼观海鸟疾飞。清凉的海风穿过发梢，穿过耳朵，脚下任凭潮起潮落，翻页的声响与海浪声重叠，此前紧绷的神经，在这一刻突然变得松弛。心中的种种不解，都在文字当中找寻到答案，烦恼则被冲进了海水，淹没不见。

老实说，我称不上是一位“多读书”的人，只能说是位“好读书”的人。季羡林老爷子在谈到读书问题时曾说：“如果读书也能算是一个嗜好的话，我的唯一嗜好就是读书。”当然，我远没有达到季老这种嗜书如命的程度，读书于我而言，只能算是个“爱好”。尽管读书的数量并不多，且极其肤浅，可我依旧乐此不疲，我觉得自己能够喜欢上阅读，并且坚持下去，本身就很幸运。

第一次读路遥《人生》这本书，是大学毕业那年。猛然间从象牙塔步入到繁杂的社会，面对未来职业的选择，加之自身贫乏的社会经验，那时是一副茫然若失的状态，与《人生》中的主人公“高加林”简直是如出一辙。高中毕业生高加林回到农村老家，当上了民办小学教师，然而好景不长，他就被有权势的大队书记高明楼的儿子顶替了，重新回到土地当起了他的农民。失意绝望之时，美丽纯真的农村姑娘刘巧珍走入了他的生活，刘巧珍对他炽热而质朴的爱，打动了处在绝望之中的高加林。后来通过关系，高加林再次回到城市工作，遇到了他的女同学黄亚萍。与刘巧珍相比，黄亚萍活泼开朗又有文化，一种特殊的感情在他心中萌发。刘巧珍曾多次来到城市找高加林，看到高加林单薄的被褥，刘巧珍带去了她自己铺的狗皮褥子送他，高加林见状变得生气，因为城里人没人会用狗皮褥子，巧珍的一言一行让高加林觉得抬不起头，农村出身没有文化的刘巧珍，在这一刻变得那样的格格不入，高加林最终选择了黄亚萍，并把自己的选择告诉了巧珍。善良的巧珍含泪接受，却没有丝毫责怪高加林。高加林通过关系得到的工作最终还是被告发了，他所有的理想和抱负都化为乌有，又重新回到了农村那片土地。灰头土脸的高加林面对家乡父老的安慰，看到已嫁作人妇的巧珍仍然为他的工作四处求人，趴在地上大声痛哭起来，这一刻他认清了现实，也开始走向成熟。

伴着海浪声，几年后再次读起这本书，我的心境也发生了变化，犹如从稚嫩走向成熟的高加林。当我读到：“人生，其实无非是矛盾与选择的综合体，无关对错，仅仅在于我们能否有勇气在矛盾中作出选择并勇敢承担一切后果。”手捧书籍，面朝波澜大海，让人觉得人生真的很了不起，也觉得人生真没什么了不起。关于浪漫，关于生命，关于时间，似乎是一个无法排序的命题，答案在哪里，路遥不知道，我们自己也不知道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书中有光，像海上的灯塔一样，那些曾经苦思冥想的迷惑，突然某天在阅读中得到化解，把模糊的感觉变成清晰的自我认知。从此，你便重识了你自己，那个最真实、最美好的自己。

履之留痕

从“海岸牌坊”开始

□李海州

到普陀山游玩，从哪里开始最合适？个人觉得，应该从“海岸牌坊”开始……

现在大部分游客走的线路是，从普陀山客运站码头出来，到右手边的中巴候车点，选择目的地后排队等车，上了车就直接到目的地。在如今的社会里，人们往往只注重结果，忽略开始和过程，其实很多时候，每次的结果，都源于开始。去普陀山游玩也好，礼佛也好，从“海岸牌坊”开始很有意义。

“海岸牌坊”离现在的普陀正山门不远，就在它的右前方。史料记载，“海岸牌坊”始建于清雍正九年（1731年），迄今已有290余年。最初为一座简易的木制华表，1919年由陈性良募捐改建成混凝土结构，高约9米、宽8米，三门四柱结构，修葺一新后的牌坊，琉顶翠瓦，重檐挑角，檐下绘有精致的花纹图案，凭海矗立，蔚为壮观。

我很好奇陈性良居士为什么会捐赠“海岸牌坊”，机缘巧合，看到了印光法师撰写的《建海岸牌坊功德碑》，才知道事情缘由。据载：陈性良夫人胡氏，笃信佛法，年三十余，无子，行善益力，不久腹有娠，将及产期，得大病，二十九日不进饮食，不能言语，名医束手。一夕，梦一老媪，手持莲花，对夫人道：“汝因宿业，罹此恶疾，幸植善根深，所以我从南海来慰汝。”随以莲花拂拭周身，说：“拂汝业障，好生嘉儿。”胡氏遂觉身心清凉，爽快莫喻。次日即生一子，适为三月三日上巳佳辰。陈性良沐此深恩，报恩心切，乃于海岸处兴建水泥牌坊一座。

印光法师撰写的功德碑，把“海岸牌坊”与母亲、子女的生命紧紧联系起来，在孕妇生病苦难中，有了信仰和寄托，新生命开始了。蒋瞰的《山居普陀》中，她提到自己三十还是单身，却在普陀山遇到了爱情和婚姻，山居普陀的一年里，又有了宝贝女儿“如意”。如今，到普陀山祈求“观音送子”的人不在少数，他们都有自己神奇的经历和故事，仔细想生命开始，有时确实很神秘。对每个人来说，生命的开始只有一次，而人生的开始却有很多，就像季节的变换一样，春季鸟语花香，夏季生命旺盛，秋季衰落凋落，冬季万物沉寂，循环往复，周而复始。今天，你来到普陀山，从“海岸牌坊”开始，也许就是人生一次新的开始。

“海岸牌坊”的外面，朝南面的下方，是阔十余米、长百余米的条石道头，即是短姑道头，又称短姑圣迹、短姑古迹，相传为观音大士显迹处，是旧时上普陀山的天然船埠，那时的香客游人，皆从这里泊船登岸。道头两侧散布着大小不一、形状各异的矶石，浑实圆朴，苍苔斑驳，镌有“短姑古迹”“慈航普渡”“乐土”等题刻，出没于潮汐浪涛之中，其中最大一石镌就是“短姑古迹”，后来又塑了一个双手合十礼佛女子铜塑像，这里是有个传说的。

相传元末明初，有姑嫂两人远涉重洋来山朝圣。两人发愿礼佛，渡莲花洋，朝山进香，船抵普陀山，不巧小姑“天癸”（月事）来潮，自愧不洁，不敢下船入山。其嫂短（埋怨）小姑身体不洁，不宜礼佛，便留姑在船。独自去寺院上香拜观音。小姑久坐船中，腹中空空，饥肠难耐。正在此时，一村妇持食盒送至小姑船中，说是她嫂嫂托其捎来。其嫂进香归来后，小姑问及前事，嫂愕然不知，以为神异。忙又回宝陀寺，瞻仰莲座，只见观音大士衣裙湿着一片，心里顿有所悟。因其嫂曾在码头“短其姑”，从此，姑嫂泊舟处即被称作“短姑道头”。

在“短姑道头”面朝大海，微风轻轻地吹拂着脸庞，汹涌澎湃的海水拍着码头，姑嫂礼佛的场景似乎就在眼前，嫂子通过“海岸牌坊”到了寺庙，却没有真正礼到佛，观音去送饭了；小姑没上山在“海岸牌坊”外却已礼到佛了。在现实中也常常有类似情况，有些人以为得到了，其实什么都没有；有些人表面看，什么都没有，其实是最有的。

顺着短姑道头向“海岸牌坊”走，牌坊的题词越来越清晰，正门有“南海圣境”“同登彼岸”“宝化迷津”“金绳觉路”匾额，门柱上刻有楹联：“有感即通，千江有水千江月；无机不被，万里无云万里天”“一日二度潮，可听其自来自去；千山万重石，莫笑他无觉无知”，这些题词满满禅味。进了“海岸牌坊”的门，普陀山行程正式开始了。

“海岸牌坊”往里，是回澜亭，黄墙飞檐，亭中设石凳，供候船者小憩。亭内有碑，碑文是九世班禅以汉藏两种文字著成，文曰：“海中山岛真古奇，巅上多为慈航法。”壁间嵌有印光法师所撰《建海岸牌坊功德碑》，字迹已模糊。从回澜亭望向南天门，海边路上有几组十分形象的青铜雕像，既有传说中的观音大士的侍童“善财童子”红孩儿的塑像，也有前来普陀山拜佛的各色人等塑像，惟妙惟肖。

转身回望“海岸牌坊”背面，还有两对楹联，一联为：“圣迹著迦山，万国生灵皆乐育；佛光腾海岛，千年潮汐静波涛。”一联为“到这山来，末谒普门当先净志；渡那海去，欲登波岸须早回头”，题额为“回头是岸”。“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”曾出现在元代《度柳翠》故事里，“世俗人争长竞短；你死我活；有呵吃些个；有呵穿些个；苦海无边；回头是岸。”

用哲学观点来解释，开始与结束是因果关系。开始决定了结束，结束又是新的开始。在当下这个既功利，又快捷的社会里，很多人都不重视开始，要的都是结果。但我们要记得“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”正所谓“云集普陀朝圣境，牌坊门前见结果”。